

庸庵文編

庸庵文編卷三

無錫薛福成叔耘

李氏藏書目錄序 己巳

有書數萬卷。上自經史百子。旁逮星算方輿藝術之流。金石之刻崖略牘完。潔緻精良。可披可哦。昕夕自怡。此篤志之士所靳也。然非有力而博好。積之以歲月之劬。則往往不能以驟致。卽致矣。或侵於事物。或無過人之才與識。則亦不能卒讀。讀之而不能施於用也。夫書之爲用博矣。彼不善讀之。則高者迂而寡要。庠者繁而鮮通。其道無當實用。而世乃以概讀書之士。用相訾警。雖

然豈果讀書之足病邪。今夫用兵事之至險難者也。往者粵寇橫起。如溽湧焱駭而莫之禦矣。有一二治聞博通忠果之大儒。奮跡崛起而爲之倡。其下諸儒生附而從之。然後勇者宣其力。幹者盡其能。藝者陳其巧。而大難以夷。以彼非常之業。舍儒生莫屬。此亦足以間執羣議而壯讀書之士之氣也。善讀書者。上之則以濡濟聖蘊。幹旋世運。其次則講明修政立教之術。逮夫一郡一邑之利病而興革之。其餘業則亦發爲辭章。疏爲議論。攷證以覘來世。其用之博隘不同。其各本所心得以爲用。則一也。孝感李君官畿輔久。富藏書。精善逾常本。出

示書目兩冊。屬序其簡端。余惟君以通敏之才。歷宰十數縣。固周知民隱而裕於識矣。今去州縣之劇。需次郡守。郡守官尊而事差簡。不至縻其日力。而君又挾其過人之才識。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則吾不能測其所得也。抑聞燕趙間古多豪雋。今相國曾公總制畿輔。實設禮賢館。延州郡士而用君輩其成。夫以君所蓄。日與士大夫稽經誼史。搜其髦傑而登進之。以稱相國扶才勵俗之雅意。吾見北方之學術。駸駸乎趨於閎實而未艾也。則君之所施於物者。其又可量也夫。

曾文正公奏疏序

癸酉

同治壬申之冬常熟張瑛鏤曾文正公文鈔竟將續鐫其奏疏就謀於福成憶往歲從文正公遊獲徧觀其前後疏藁又見公所自甄錄存三之一猶及五百篇福成戎幕多暇亦以意選鈔成帙與公所自錄不無一二異同然大端歧者寡矣公自壬戌以前轉戰無定居其疏藁間有闕佚又其密薦大臣籌議邊計當時或未留草亦已不可盡睹今敍篋中所藏裒其尤精者得二百篇付諸剞劂以飫綴學之士之慕云蓋自公始進於朝卽侃侃言天下事如議大禮議軍政議所以獎植人

才皆關經世之務甚鉅厥後出膺重寄於天下大事益無所不陳然公生平治軍最久故疏中言軍事亦最多每建一策議一制必綜貫其本末利病而徐規其遠者大者其發爲文章精純簡暢窮盡事理

朝廷於公言無不從及行之而效或立睹或遲之益遠卒皆如公言方道光咸豐之際海內承平久中外臣僚狃於無事拘守文法委蛇飢餒流風相師一旦狂寇睨隙思逞莫之能制居高位臨事而顛仆者肩相望也公適以卿貳奉諱家居受

命而出號召鄉兵剷除成格自創營制引孤軍搏賊當

是時賊勢如潰隄之河如燎原之火舉世方束手相嚮而公奮然蹕起里閭指持其間衆賊朋疑碁撓笑侮子立寡助進退交困公前後持一節不少挫含詢忍尤屢貽愈驚從容規恢大耋厥武自一時將相文武名賢以連一藝一能罔不陶鑄拔擢棊布宙合以熙中興巍巍之業昔曾子論士之任重道遠必取宏毅若公之積一誠以扶世變所就至重且遠可謂宏毅之極者邪福成旣編次公疏復揭其大旨如此亦以明士或遭值時變惟秉道不惑以赴重遠之途事雖難必可爲寇雖勁必可夷後之志乎天下事者幸勿震於其勢而自桎也

五省溝洫圖說序

甲戌

五省溝洫圖說歸安沈先生夢蘭所著也。先生于乾隆嘉慶間客遊畿輔，嘗推周禮溝洫之制，以謂治河良法，用之西北五省爲尤宜。其說頗晰而精，書舊有板，燬于寇，今僅存一帙。一時鉅公見而避之，余昔往來南北，恆怪冀雍青豫古稱沃野，而今地利不古若。揚州田居下下，而財賦爲天下最，豈地氣衰旺有時而變與？及究古今治地之不同，乃知地利之闢與否必隨人力爲轉移也。自先王立井田之法，封建侯國，棊布中原，諸侯各世其土，子其民，凡朝貢賓祭會盟征伐，一切取給國中，則

治地不得不盡力。君民相勸，殫精竭能，効于經畫。累世益繕，積數千年不變。然後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洎乎兩漢循吏効績，亦多在江淮以北，視爲膏腴腹地。每繹漢書地理志，有今併爲一郡，而在漢爲數郡者。而漢一郡之財賦，復數倍于今郡焉。若夫漢之會稽一郡，跨今江蘇、閩浙二十餘郡之地。而漢不以要郡視之。其時地利未盡闢也。魏晉以降，北方多難，古明君賢相經營之蹟，湮滅不復存。而東南田益闢，其民所以治田之法，亦較西北獨勤。北方之農，則稍惰不事事，置水利不講，亦已積千餘年。故地利不逮東南遠甚。夫古今地豈異哉？蓋

人力所轉移有由然也。往者元虞伯生氏明徐昌國氏及我。

朝怡賢親王皆嘗精思北方水利慨然欲起而大治之。然或議沮不行。或興修于一時而旋輟于久遠。余嘗深惟其故而惜之。蓋西北諸水挾沙以行。雖有溝洫而每歲所需濬治之力固宜數倍東南。其民狃于積習謂人力概無所施。於是以惰致貧。以貧滋惰。其田益不治而良法終以是廢。今先生之說曰西北渾流洶涌而衝決爲患。其退也則河泥滯澱而淤塞爲患。作爲溝洫以治之。使縱橫相承。淺深相受。伏秋水漲則以疏洩爲灌輸。

此善用其決也。春冬水消，則以挑濬爲糞治。此善用其淤也。烏虜可謂要言不煩矣。余謂任斯事者，宜多得賢能有司，因地之宜，以時董勸，積勤化惰，浹以歲月，俾民膏已然之利，而知用力之效，則相率競奮，雖復古饒沃之迹不難。卽河患亦不必防而可弭。先生之成書也，逾六七十年，而近世能行之者益尠。歲甲戌，江蘇廉使應公旣得圖說，亟付書局，將槩行之。先屬敘其指要。他日庶有推本成說，變通盡利，以趾美曩哲者乎。是則西北生民之慶也夫。

季弟遺集序 壬午

余少與季懷以問學相切劘。季懷好攻古文辭。潭思不輟。余詰以時變。方殷士無論遇不遇。當靳以有用之學。表見於時。胡爲矻矻於文藝之末。季懷曰。不然。夫文之至者。通乎道。古文於文體最尊。且自古夷薶澤世之偉人。無文不行。如賈誼之疏。董仲舒之策。諸葛武侯出師表。陸宣公奉天改元大赦制。其所以幹旋世運。鼓動倫類者。獨非文章之力邪。而賤之也。余乃稍稍致力古文辭。季懷亦漸講經世學。凡余所觀之書。無不觀。其後余佐曾文正公幕府。攜季懷同往。聞公論文之旨。以謂聖

門四教冠以文。文者道德之鑰。而經濟之興也。故其尙論古今。與求賢之法。一以文爲之的。而幕府之得人。獨盛。凡魁閎瓌偉能文之士。輻湊並進。余與季懷頗得廣所未聞。講明涂徑。而爲之益。勛季懷旋往山東。從今尙書前山東巡撫朝邑閻公遊。飲聞東躬宰物切實之論。復參今尙書平遠丁公幕事。丁公巡撫山東。總督四川。倚季懷如左右手。用其策。輒效季懷閱事久。識益精。文亦日益進。顧其神蘊超邁。不多爲文。偶有撰述。必與余互眎數千里外。余每歎其高。篋幽澹沈寥之境。非可強幾也。然至掎摭利病。攷覈古義。苟有所疑。隻字片語。必

讎勿貸季懷之於余文也亦然余與季懷有聞輒改雖四五易稟不厭也歲辛巳秋七月余在天津忽聞季懷噩耗驚慟不可爲懷亟貽書諸弟哀集季懷遺稟僅得古文三十八首釐爲二卷古今體詩一卷悲夫士固有負絕人之資或困於無師友與時地之憑依不獲昌其學而竟其施若數者旣兼之矣上之宜可奮迹天衢澤被畛庶次之亦當攄所心得著書成家垂之無窮吁嗟吾弟其才未及大用其所韞之發於文者百不逮一而天驟奪之年施於時者未遐卽傳於後者亦尙未可必此余所以不能無疑於天道而益憂吾道之孤不僅骨

肉之私悲也。今付之剗劂。特序其大指如此。芒乎芴乎。
四顧寂寥。安得復起吾弟。一與論文乎。嗚呼。追思疇昔。
風雨一鐙。羣聚講習之樂。何可得也。

籌洋芻議序 乙酉

光緒五年日本兵船入琉球以其王歸遂滅琉球是時日本勢益張而西洋德意志諸國方議修約事議久不協俄羅斯踞我伊犁索重賂議者尤洶洶余愚以謂應之得其道敵雖強不足慮不得其道則無事而有所後患且不可言竊不自揆網羅見聞略抒胸臆筆之於書凡得籌洋芻議十四篇既屬稟以呈伯相北洋大臣合肥李公公大韙之爲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采擇歲辛巳余友遵義黎庶昌蒞茲以出使西班牙參贊超授出使日本大臣至自西洋攜一冊眎余且曰曩過倫敦

使館見曾侯案上有是書。諷玩數周。心益異之。手寫一通。請曾侯用泰西糖印法。印得數十冊。稍貽同志。今且盡矣。而索者未已也。盍速付諸剞劂。余謂此特一時私論。大端所宜發揮者。十未得一二。遑敢張之以速戾邪。今距與蕤參相晤時。又四年矣。事變愈繁。時艱未艾。余所欲言者。滋益多。官事牽擾。卒卒尠暇。不知何日能廣此志。而二三友朋。時來借鈔。不輟。或勸暫鏤之。稍免傳鈔之訛舛。余乃并識蕤參語於簡端。儻異日閱歷益進。或所見更有異同。豈特借爲自鏡之資。亦以顯天下之理之。日出不窮焉爾。時十有一年冬十一月。無錫薛福

成自序於甯紹台道官廨

浙東籌防錄序 丁亥

光緒十年法蘭西攻越南克之與我廣西防邊諸軍遇倉卒受創惘然不靖遣其巨酋作言恫喝要求無藝不應則以兵船遶至海上驚恐吏民鯨喙豨突不戢益張於是

詔下瀕海諸行省戒嚴而福成適奉分巡浙東之

命巡道職雖主察吏然備兵防海實其專責又監督兩海關爲巨饗所自出凡與遠人交接事剛柔緩急稍失其宜往往納侮而爲他日患竊用此爲兢兢旣受事寇警益迫籌防益棘撫院廬江劉公不以福成不敏檄令

綜理營務盡護諸軍當是時浙江提督祁陽歐陽公駐鎮海之金雞山以本標練兵千暨楚勇二千五百人防南岸統領撫標親兵記名提督壽州楊公岐珍駐招寶山以淮勇二千五百人防北岸統領撫標小隊記名總兵壽州錢公玉興以衢標處標練兵千暨淮勇二千五百人分扼甯波至梅墟及育王嶺牆下潭等隘并備有事時策應南北岸兩路又有威遠靖遠鎮遠三礮臺礮兵以守備吳燕領之元凱超武兩輪船在海口而紅單師船五六往來不常兩統領之軍及礮臺兵輪仍總統於提督而皆遙受節度於中丞中丞傳宣號令籌議大

計悉下營務處。凡戰守機宜，無鉅細一埤遺之。其佐理營務處者，則有知甯波府上元宗君源瀚。治行焯著，識略頗閎。試用同知太平杜君冠英，抗談經濟，多得要領。二君皆銳敏喜事，每有所建白，未嘗不中吾志也。既倚之如左右手矣。歐陽公練戎機，有雅量。二統領亦精心兵事，奮欲有所樹立，皆與福成交久，契合無間。言福成時，與商榷必盡心，乃止。未嘗有不同之見。顧中丞旣不駐甯波，將吏不甚相統攝。巡道位稍下，權力輕，所與共事者皆等夷。若稍顧己自用，則必有所齟齬而志不壹。志不壹，則勢不完而防不密。竊嘗自念所居之地，尤

以聯上下。化異同爲職。吾職稍有不舉。輒廩廩然懼之。故凡進言於中丞者。懼將吏之隱情。有不上達也。懼中丞之德之威。有未下究也。凡調和於將帥之間者。懼其有町畦而意計相歧也。懼吾積誠之未至也。懼吾謀雖忠。議雖密。或稍矜意氣。致聽者不能虛受也。凡鼓舞羣才而爲吾輔者。未事則懼不盡所長。旣事則懼不彰其績。而當夫策力並進。未有折衷。又懼不能砥礪損益。歸於至當也。慎此數者。識之不忘。幸而文武一心。上下輯睦。奮其智能。各事其事。綢繆寒暑。不愆不愆。於是因形勢。設鉅防。定民心。蒐軍實。用與國伐敵謀。清間諜。杜嚮

導申紀律明賞罰勵客將布利器備禦稍嚴寇氛已遁恃其慄銳突進無前我艦我臺縱礮拒之毀壞敵船偃旗轉輪僅能出險再進再卻折北夷傷悍酋嘆咤旣惶且驚毒技險謀鬱不得溲屢肆桀黠魚雷舳板乘宵入襲以遺我禽彼乃久居狂風怒濤顛頓振撼之中飽嘗潮汐與我相持四五十日欲蹈瑕伺間以圖一逞卒不可得迨和議成復逗遛三閱月乃退去是役也法水師將孤拔乘中國海軍未成以鐵木戰艦十餘縱橫南洋齟我海疆其別將統陸師由越南進窺廣西邊境中國將吏分道禦之馬江之戰以不設備而大敗然法用詭

道取勝諸國咸羞稱之臺北之戰迭勝迭敗以法人全力所注受圍最久戰守亦最苦鎮南關之戰先大敗後大勝窮追出關遂復諒山非此一戰法尙未肯就款也惟廣東以重臣宿將絡繹布置先聲所震敵氣自懾遂不敢犯鎮海一口本非敵所必犯以追南洋援臺兵輪船至此又因浙防聲勢弱有輕我心我乃出其不意逆摧兇燄彼旣敗之後復稍務持重不敢浪戰故法船在浙洋四月有餘而民不受兵其完固清謐之效殆與廣東相並云茲輯當時文牘書檄電報稍有關係者釐爲四卷時時取以自鏡並付剞劂以質當世達時務者夫

武備日新事變無窮此簷簷者本不足道然存其梗概
用爲防海之嚆矢焉亦以鳴安不忘危之意云爾時十
有三年歲次丁亥秋七月無錫薛福成自序於分巡甯
紹台道衙齋

代李伯相重鐫籌濟編序 己卯

光緒戊寅春三月常熟楊君恩海咏其祖靜閒先生所輯籌濟編三十二卷某受而卒讀舉然曰是書也不特備荒良法乃古今仁人君子濟世之全術也亟勸重鐫以永其傳其秋九月工成繕本由都察院奏進

詔敕大吏印頒各行省先生之澤被天下益宏而楊君復貽書屬敘其簡端敘曰邇治之世非無災祲而民不甚病者司牧者之彌其闕也然舉天下明眸待盡之民環顧而請命則勢有所不給憂民者圖之於豫盡其心與力所能爲雖時和歲豐民物康阜而不敢釋此慮也

天之生斯民也。任一鄉者。一鄉之民待牧焉。任一縣者。一縣之民待牧焉。推而至於郡。於行省。於天下。莫不皆然。豈惟如是而已。匹夫行善。利澤在一鄉。一縣。積而充之。可以振動天下。蓋仁民之量。具於人人。古之人任天下事。能便有責者盡其責。無責者盡其量。然後天地生民之道。推暨而不窮。近歲北方大旱。自畿輔以往。西踰太行。跨大河。達秦隴。南瀕淮漢。東溥海。方地數千里。愆陽扇炎。槁壤龜坼。山童木枯。穀果天闕。公私無儲。流暍載塗。背棄骨肉。不相顧恤。飢寒羸憊。踣乎溝壑者。不可勝數也。某忝居高位。蒿目疚心。博求拯濟之術。招賢獎

能省灾勸分集糧平糶餽窮黎開井泉發籽種籌巨帑利轉運亦賴諸君子戮力相佐知無不爲爲無不勉風聲所鼓薄海內外航輦恐後振救不過十二三未能慷慨於懷然後知古昔盛時遇饑歲而不爲害者其備皆豫於數十百年之前乘時藉權積累經營非一朝夕之功也先生是編有治本之要有濟急之法有先事之備有臨事之機有事後之培養有事外之補救譬如醫者治疾可謂集古方之大成者已雖然同是方也或驟用則效屢用則窒施之此則協施之彼則誤無他不審乎時與地之宜也夫成法不可廢而運用在一心心之憂

民無已則無不盡之心與力而仁術備如是而不審乎
時與地之宜者未之有也先生學問根柢經史居鄉居
官講求經世術試之輒效今讀是編嘉謨善政燦然畢
具後之牧民者通其意而推行之於戲其獨備荒也哉
季懷弟云此文深入於古飄洒閎俊用筆已得化境

跋曾文正公手書冊子 丙子

始余與秀水陳寶衡容參居曾文正公莫府共事七八年相善也已而別四五年復會於天津握手相勞苦時容參當以知縣待闕山東將別出所藏文正手書格言見眎徧徵諸名公貴人通儒題詠已盈帙二三寸矣猶憶乙丑丙寅間從文正淮北軍次是時同在莫府者若獨山莫友芝子偲嘉興錢應溥子密武進劉翰清開生黉程鴻詔伯塹澈浦向師棣伯常遵義黎庶昌純參東湖王定安鼎丞桐城方宗誠存之吳汝綸摯甫皆一時豪俊文正每治軍書畢必與羣賓劇談良久雋詞闊義

講湧焱至間以識略文章相助勉或長日多暇則索書之紙雜陳几案人人各贗其意去追惟曩遊忽忽逾十年文正沒亦五年矣嚮之同爲賓僚者皆散之四方死者十二三矣今獨與容參相對啜茗譚往事且展文正手書公之藹容毅氣猶若可卽而覲也如侍燕間而聞所不聞也如追疇昔之師友而重晤一堂也容參容參其善葆是冊昕夕出而玩之以勸踐乎文正所書之言之意則於修身莅民景行之資綽有餘裕矣余與容參相違之日久誼不可無言以贈於其別書是以貞之

顧貞女傳 乙亥

有終身不嫁以守其志以孝於父母以庇其兄弟及其兄弟之子若孫者曰顧貞女貞女父顧翁世居無錫諱鴻達余姊婿福基之大父也福基幼失父母貞女字之如父母余姊自顧氏歸甯每稱貞女慈惠不容口余家長老驚歎以爲賢福基早卒遺孤敬輿始一歲貞女偕余姊撫孤十年余姊復卒敬輿益無恃貞女撫之如撫福基長養教誨以至成人先是貞女字同縣孫履成婚有日矣履成暴病卒貞女聞赴慘然將死父母諭止之然知其性烈乃許勿再字以遂其志由是終身不嫁事

父母卽父母意所未達。貞女將順必謹。家人有微過。掩覆不以聞。俾徐自改。終得父母驩。侍母疾。衣不解帶。閱寒暑罔勸。父沒。慟曰。吾事畢矣。欲遂死之。家人交言敬輿。新失母。幼無所依。棄長兄之嗣。非孝也。乃稍稍節哀。撫視之。貞女兄弟六人。其三皆早卒。室中孤寡。莫不仰貞女如慈父母。貞女一以恩覆之。靡有薄厚疏數也。維鈞諸弟。庀家政。無鉅細。必諮而後行。事以無隕。同治某年某月。

朝廷旌其貞孝。今年貞女年六十矣。敬輿請於余曰。願有述也。乃撮所聞爲之傳。以付敬輿使藏之家。

薛福成曰余少聞顧翁善積著之術以富雄一縣中翁好施濟接賓友家事一倚貞女余嘗至其家僮僕各職其職內外斬斬禮法肅然余旣已心異之其後翁家毀於兵燹貞女所以求憫翁意者益虔析翁所予私財以煦諸弟及兄弟之子孫已則布衣蔬食不厭夫以貞女才行如此卓卓若使爲丈夫豈僅有聞鄉里也哉然後知人真性不厚而能以才行傑然自見者自古未嘗有也

季懷弟云敘事雅潔贊語渾樸有味尤深入古人之室此境不可強致根柢厚書味深方能得之

道銜奉天府治中蔣君家傳

丙子

君諱大鏞字和叔號九山無錫蔣氏以道光甲辰進士官直隸知縣垂十餘年所至得民和考治行尤異咸豐初年粵寇起大兵絡繹南下君自知雄縣調赴糧臺未至大府以淀河漫溢侵官道檄還治之修隄建橋驛路遂通師行無滯粵寇北犯調知通州益起京東團練張聲勢賊亦不至

上嘉其能嘗召諭大臣近畿防務宜法通州累遷西路同知順天府治中積勞以知府用加道銜會同列有基之者陰屬御史撫款劾君按驗不實而繼之者劾益力

君坐罷職已而自悼曰吾爲清白吏二十年今言路恣爲譏汙我已甚且官可去名不可黜於是援例赴都察院剖辯

朝廷命大臣廉得實還君官並議原驗大臣罰俸選奉天府治中奉天陪都也官多俸尤儉率仰贍州縣吏州縣地曠瘠困于積耗皆浚民侵公以償所費又與旗員錯治政令歧出其下緣爲姦利上官力不能禁滋相容隱貨賂公行吏道益剝不肅君獨皦然自振厲上官諷以稍去崖岸毋自苦君正色謝不敏頃之頌聲翕然近遠交稱蔣君清官也旋隨大臣勘事吉林先是吉林將

軍等私以庫金寄市權子母事頗覺大臣馳至卽閱庫君請勿發封驗視戒俟三日後詳閱大臣尤之曰不發封焉知不受給邪君曰某固知受給也今其金多在市倉卒窮治之則將軍以下罪皆死而金不復還庫矣貰期三日庫金數十萬可盡歸也越三日復閱庫果如君言大臣以是服君智略奏

聞將軍以下得減罪遣戍然皆感君甚願行集金數萬爲餽贐君峻卻之曰吾爲國家保鉅帑也敢有私哉復隨大臣赴朝鮮會議邊界設辭辯答不窮俾朝鮮讓甌脫地博六十里縣二千里其後方展邊牆未竟以同治

八年十二月卒官。君內行純篤，事上馭下，與待交游，一以謹恕遇義所宜執，則廩然不可干。卒用伉直不諧於時，宦久不達以終。然以君所樹立，視世之鬬茸軟媚，以躐顯貴而聲施闕如者，其得喪何如也？君審之熟矣。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汝修，直隸候補知州。汝憫，候補府經歷。汝傳，兵部車駕司郎中。汝倫，早卒。

薛福成曰：余聞前盛京將軍滿洲都興阿公有古名臣風，勳滿天下，而操行廉介不苟，其沒也，幾無以爲歟。方蔣君爲治中時，公嘗謂曰：此間不嗜財者，惟吾與子二人。烏虜公其有激而云然邪？然以蔣君之賢處此，猶持

園鑿入方枘也。君之所有百不一施。宜哉。今聞朝廷力顧陪都根本。且懲舊法末流之弊。議所以更張之道甚具。而君不及少待以有所爲也。悲夫。

處士崔君家傳

丙子

咸豐之世，粵賊踞金陵，土寇蠭起，劫斂宜興、荆溪縣，當賊衝，多峻山鉅谷，溫台諸郡流民就墾其中，尤貧無藉者，乘間出沒，助寇作聲勢。縣令患之，謀請兵大府，盡逐客民，旣成議矣。處士崔君鄉居聞之，驚曰：「是以一莠基百良也。」彼雖非土著，皆客此數世，茹澹力作，爲子孫計，良苦。一旦奪其田宅，此不敵之歸賊，卽通嘯爲盜耳。與其兩弟謁縣令，力尼之，且請行保甲法，俾客民自察其奇袤者，縣遂無事。薛福成曰：「自古患端起於至微，知之者隱忍不言，其禍卒至一發不可遏。今吉林、長白山金」

匪江西封禁山教黨始皆設厲禁空其地弗居然愚民趨利禁之不能絕也不能禁而用虛文爲治其地其民且委諸法令之外蘊姦藪慝爲患滋巨智者慮患之未然壹切以厚民生爲本而禁惡之法陰行於其中此與民同利之術也崔君可謂勇言大計者哉君性樂易果於行善與人交不立畦畛然常面折人過鄉里倚勢侮弱者必力抗之其尤卑賤者益右之精醫術時出神奇以濟病者值歲水旱設廠賑饑民未嘗不以身倡勞瑣事無所避居濱湖湖口有蘭山迤出水際里許行舟觸伏石立碎昏夜尤險絕君謀諸里黨築樓樹鐙其巔山

下有小港二。鳩傭分濬。俾避風者。艤之。港純石爲底。工多。至鬻私田以償費。自是傍山行舟者。無沈溺患。咸豐十年。賊陷縣城。縱兵掠四境。君投水不死。因避警遠徙。憂憤發病歸。遂卒。年六十一。子徵彥。與福成同年友善。福成每從問。崔氏先德。於是歎荆溪風俗之近古。與君好善之篤也。君諱書冕。字芝青。荆溪縣歲貢生。弟書黼。書黻。皆以文行著。前後舉於鄉。兄弟三人。自爲師友。鄉人敬信。縣有大事。必會議。可不可。斷便民而已。雖與縣令意相左。不爲撓。令亦無以易之也。至今縣人稱其鄉族之公廉能任事者。必曰崔氏云。

先妣事略 丁丑

先妣太夫人姓顧氏考諱鈞國子監生

贈贈資政大夫先世自元明以來居無錫爲望族先妣生五歲而孤依母侯夫人作苦茹澹衣食僅自給親黨中有以饑寒告者先妣痛自節嗇稍周其衣食有不繼恆如饑寒之在身者長老歎異以其仁慈之性不可及也年十八歸我先考府君凡生六男一女其詳見於伯兄福辰所述先府君行狀先妣逮事大父母是時府君授徒養窮貧先妣裁冗緝匱佐以女紅具甘旨必腆府君歟自忘其艱大父母亦以是忘府君之艱也大父

母性方嚴。或時不懌。家人悚懼。先妣善承大父母意旨。輒能轉怒爲怡。諸姑娣姒咸自謂弗如也。府君旣舉於鄉。迄成進士。恆橐筆遊四方。先妣主持家政。自婚嫁賓祭。以至延師課子。區處井然有程度。從兄有早失父母者。撫之如子。從兄亦依先妣如母。凡三黨貧乏者。孤寡癯廢者。暨婚喪力不能自舉者。輒厚飲卹之。府君每自外歸。問家事。輒喜曰。雖吾在家。不是過也。先妣於福成兄弟。未嘗加以疾言遽色。然教誡不少。勸每歸自塾中。必親理其餘課。寒暑風雨之夕。一鐙熒然。誦聲至夜分乃罷。暇輒爲言。某能讀書。身官令名。榮及父母。某不能。

讀書汙賤危辱瀕於死亡福成等聳聽汙下罔敢自逸故督責非甚嚴而所學或倍常程府君自外歸輒又喜曰雖吾自教不是過也先妣御下寬雖臧獲賤隸不忍斥其名聞人有過惟恐彰之福成兄弟習其意自幼至長未嘗敢以惡聲加人戚黨有父子婦姑勃谿者聞先妣言輒自戢及將遠別其婦泣曰吾失所天矣已而果不良死其善氣感人多如此咸豐八年府君卒官湖南俄而粵賊擾鄉里舉家僑徙寶應所居卑窪多溼遂得足疾時發時愈歲甲戌伯兄福辰迎養山東濟東泰武臨道官舍其冬手足忽偏痺不仁調治已漸愈越二年

疾復大作。福成時在保定。聞耗疾馳至山東。四日而先妣卒。實光緒三年二月二日。壽六十有八。嗚呼。先妣自遭府君之感。游丁寇亂。轉徙異鄉。田廬燬廢。親故凋亡。百感交集。吾姊及仲兄福同又相繼卒。其疾之所由來漸矣。天降禍於福成兄弟。何酷也。光緒五年月日。男福成述。

刑部湖廣司主事張君家傳 己卯

張君諱璐字子佩一字寶卿常熟縣東唐市人與其弟
珽弟瑛皆以制舉文鳴於時珽早卒君與瑛益講儒者
實學嘗慕震川歸氏及桐城諸先輩之爲文也間據所
得未嘗輕示人人亦鮮知之者道光二十五年成進士
授主事刑部湖廣司行走久之補湖廣司主事總辦秋
審有坊役索賄殺人君廉得實將致法焉上官庇之寢
其事君力爭不聽居恆鬱鬱引爲深恥旣慨天下多故
需才實亟嘗守儒先主靜之訓以謂非學無以廣才非
靜無以成學剴繁茹精日躋高明以應天下事何施不

可用此自勸兼勸其弟瑛。噫君之志殆無窮矣。咸豐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疾卒京師。年四十九。常熟距吾縣不百里。其地擅江山之勝。士大夫豁朗多文。皆能自奮科第。致通顯。如君之遇。非不可以有爲者。乃天驟奪之年。旣不竟其施。又無以究其志。而就所學。豈天之所阨。恆在一二賢豪者邪。是非余所能知已。君弟瑛字仁卿。砥行好古。與余善。子祖仁。同治十二年舉於鄉。

薛福成曰。余與君弟仁卿先生同鑄曾文正公奏議。始相識。爲述君行頗詳。君先大夫同年友也。然余不及見矣。先生又言常熟鄉民業漚營。歲饑。貨帶不流。君勸富

人居貨待時。且盡力爲之倡。民以存活者數百家。遇不稱才。乃澤一鄉。亦足以覘君所蓄云。

贈資政大夫前兵部侍郎廣西巡撫壯節鄒公行
狀 己卯

曾祖顯臣國子監生 皇贈中憲大夫江西

督糧道

祖士起縣學生 皇贈資政大夫廣西巡撫

父麟書乾隆三十六年舉人淮安府學教授

皇贈資政大夫廣西巡撫

公諱鳴鶴字鍾泉號松友其先由錢塘徙武進復徙無
錫世居賓雁里嘉慶二十一年舉於鄉二十五年會試
中式越二年

殿試以知縣發河南。歷知新鄭羅山光山祥符縣事。所至勸積穀興水利。課藝植。建義塾。未幾民譽翕然。政聲上聞。連獲鄰境劇盜。送部引。

見以知州用。擢蘭儀廳同知。究心河防。凡鳩材慮工。畚築宣洩之宜。無不精。大府倚如左右手。課績常最。累權衛輝陳州開封府事。三護開歸陳許道。

天子數優詔嘉勞。旋開蘭儀同知闕。以知府候補公爲人忠果任事。苟職所當舉。與民生休戚所繫。毅然以身先之。嫌疑禍福。無少顧望。臨危蹈艱。累奮奇績。亦卒以此取嫉於世。道光二十一年夏六月戊戌。河決祥符之

張灣冒隄頂而入破護城大隄己亥至開封城下居民
號譁奔徙咸謂非鄒公不能活我巡撫牛公鑑亟檄公
權開封府事從民望也開封城在河隄下久不治益隕
大溜洶洶殷殷激盪震奔自南門而東而西而北環城
四齧天大雨平地水深二丈去堞不盈咫尺公以謂自古
治水之法詳於隄禦而略於城守今河薄城下當以守
隄法守城乃明賞罰同甘苦審地勢請於大府徵財與
粟於下縣檄召南北岸守河兵吏斂其材入城視水所
嚮積土爲阜或縛薪偃木以殺水勢尤當衝者墮磚爲
壩縋磐石壓之城有關培之有竇塞之民之溺者跽者

寒且饑者拯之濟之煦而哺之守城八十餘日城崩於水者積六百餘丈輒復繕完而崩不止材益殫勢益危衆兇懼將潰矣公啟牛公率僚屬拜且禱願隕身救民辭旨甚哀繼以痛哭水爲卻退旁趨公益捍禦之百方每至智力並窮亦時有天幸常轉危爲安其後水勢稍衰防守復百餘日而決口合龍方事之急也

天子授公知開封府出重臣攜帑金數百萬塞河又發賑撫金數百萬水旣退議遷行臺省於洛陽公力止之選廉能吏分勸郡邑士民蠲財紓患未數月集貲二百餘萬緡迺修崇墉翼然更新濬城濠築礮臺開渠達惠

濟舊河以堞積潦復護城大隄七十餘里城中百廢具
舉悉規舊制是役也公以素習河事爲上下所推服所
請於大府無不從卒捍大患而河南士民思公如再造
焉二十三年河決中牟公以疏防奪職留工効力旋丁
生母憂而中牟大工告竣得

旨以道員用服除除江西督糧道

文宗顯皇帝卽位詔求賢才內外大臣交章薦公可大
用擢順天府府尹俄而羣盜洪秀全等橫於廣西

上命大學士賽尙阿公爲經略督兵往剿超授公廣西
巡撫咸豐元年夏五月公馳抵桂林疏陳粵中積弊致

盜賊縱橫狀非假以歲月不能疏扶而廓清之又言創行團練稽覈糧臺事繁巨請調左江道嚴正基等自輔許之二年二月戊戌賊自永安州突出經略使諸將追之遇伏亡總兵官四人賊北趨桂林勢張甚提督向忠武公榮聞警率師由間道疾馳三百里先一日入城公亦先期屯守具號召鄉團分布要隘部署文武官紳分門分地而守北扼甘棠渡以通餉道庚戌賊至城下連日攻城公以向公老將知賊虛實凡戰守事悉以諮之向公亦傾心爲公謀相得驩甚皆露宿城上督率將士捕奸民內應者斬之訶城外空房被賊踞者火之賊豎

雲梯傅城縱燎飛石摧之又以東面對河上關得形勢遣將移營據之以瞰賊巢賊以呂公車宵突我城公命擊以大礮火箭木石齊發盡焚其車車中賊皆燬焉當是時援兵數道集城外諸將故等夷不相統攝經略大軍在陽朔隔城不能進公曰賊勢方彊城之存亡決於呼吸指揮諸將經略之責今經略聲息不相達軍令紛歧此危道也乃具疏自請總統援軍違令者以軍法論召諸將示以疏橐諸將皆受命維謹經略聞之頗不憚公分遣諸將搗古牛山等處賊巢連戰皆捷賊乘間來襲皆敗去圍城三十三日竟不能窮公方略夏四月辛

已朔賊棄營夜遁向公赴援桂林也。經略初不知。及聞賊將退。急檄向公追賊。而是時諜者皆言賊將出。我不意還攻桂林。粵民一日數驚。咸籲留向公。向公亦病不能行。公乃遣諸將分道追賊。經略聞之。滋不懌。會賊北攻全州。將入湖南境。時議頗責經略不能遏賊。經略乃連疏劾公。稽留勁兵。閉城自守。不能出師躡賊。助聲援。公遂落職歸。而全州陷。賊益彊。不可復制。經略亦獲譴去矣。是年冬。賊陷武昌。兩江總督陸公建瀛奏請起公。籌辦緣江防堵事宜。公力疾至金陵。陸公已赴九江。公與將軍忠勇公祥厚。布政使祁公宿藻等。籌守備甚具。

公於是三守危城矣。明年正月，九江兵潰，陸公退入金陵。賊驅脇益衆，舳艫十萬中江而下。公日夜憂勞，病益劇。陸公謂公無守土責，將奏令還家養疾。公怒曰：「吾豈臨難苟免者哉！」拂衣起，賊攻城十日，公知事不可爲，賦絕命辭二章。聞儀鳳門陷，率鄉兵馳至三山街，與賊遇，從者皆散，賊刃之。公大罵，格傷二賊以死，賊殘其尸。時咸豐三年二月己酉也。春秋六十有一。公生有摯性，少孤，事母至孝。父資政公易簣時，貧無以葬，遺命俟子成立後營葬，乃刻苦嚮學，環宵旦不輟。旣成進士，始卜吉營窆。少初釋褐時，卽哀集古今循吏事蹟，昕夕玩覽，故

公於治民治河最精尤喜稱述儒先之書所至必訪其
賢士折節下交表章先哲不遺餘力當世名公卿如王
文恪公鼎林文忠公則徐栗恭勣公毓美皆一見傾倒
待爲國士然公自負其能見世之陋庸闕茸不事事者
無貴賤壹以氣陵之不爲禮世亦以此望之其在鄉居
官所規畫以肅士民者甚衆茲不著著其大者所著有
世忠堂詩古文集撫粵奏議桂林守城日記道齊正軌
共若干卷藏於家妣華氏鮑氏方氏生母李氏皆

贈封夫人配蔡氏夫人子四覲鵬浙江温州府同知覲
儀候選通判覲辰國子監生覲皋刑部額外郎中女子

六皆適士族孫若干人曾孫若干人公既殉節之明年
大吏奏聞

詔贈道銜賜卹如例同治七年大學士總督兩江曾文
正公疏請以巡撫例優卹並予謚

報可御史朱鎮撫浮言詆公

詔收前旨翰林院編修朱福基等赴都察院白其誣
詔下兩江總督廉得寶左遷鎮主事仍

賜卹如例予謚壯節

賞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公死事餘二十年議謚立傳
已久然竊觀史館甄采

論旨奏疏雖備而公平生志節與歷官事實或闕而未詳謹論次如右以備史氏之采擇焉謹狀

季懷弟云此文共二千二百餘字所詳記者不過三事守開封守桂林及殉節金陵也三者係公一生大事亦卽作文自然之章法其他事皆帶敘而已提筆公爲人數語挈起全神貫注通篇血脈公自負其能數語亦與通篇事蹟呼應敘守開封曰自古治水之法詳於隄禦而略於城守所以明不得不詳敘梗概以備後世禦河守城之法敘守桂林曰經略聞之頗不懌經略聞之滋不懌具有史筆曰在鄉居官所規

畫甚衆則一切行誼及諸善政均括在內矣此審於
詳略之要也行狀一體綜計八家及歸方姚諸集寥
寥不過十數篇梅伯言雖爲人作行狀不列於集蓋
行狀體宜詳詳則文難出色自歸熙甫李公行狀以
後惟此足與抗衡